龙首文苑

2026 年 11 月 18 日　星期三　主编：赵命可

责编：秋川　美编：庞红梅　校对：梅莹　金苗

文化艺术网 / 数字报 www.whysw.org

A06

文化艺術報

青草药

○ 厚　圃

在西医大行其道的今日，潮汕平原笃信青草药功效的仍大有其人，他们不仅拿青草药调剂身体解除病痛，还将它当成汤料，煲出一道道靓汤。

在城里，不见得时髦的年轻人会在乎青草药，也只有老家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才服膺“病症看得透，青草二三丛”这样的古训，将代代相传的草药口诀背得滚瓜烂熟。“头烧烧，三个葱头三片姜”“脚痹痹，挽草来贴鼻”……他们用时令草药水煎饮服，对付那些小病小痛，就算一些疑难杂症，他们也自有一套解决的办法，而且听起来颇为神奇，若不是我小时亲见，或者切切实实经历过，说什么也不会相信。譬如吃了河豚中毒，用黄麻叶加红糖水煎服；中了野菇毒，拿新鲜野葛根熬水饮下；小儿得了蛲虫病，大人则拿“抹草”揉成团，等夜间孩子睡着贴在他的肛门，蛲虫闻到草香一头钻进“抹草”团，一举歼灭。

在孩子的眼中，家里的大人几乎当得起半个郎中，至于真正的医生，就是那些“走乡药郎”了。走乡药郎大多家传师授，再经过长时间的摸索积累，拥有了治病救人的本领。他们肩挑药囊，悬挂葫芦，手摇铜铃或弹拍竹鼓，经村过寨、走街串巷，无论是冷得难受的冬日，还是热得难受的夏日，住得再偏僻的人们也能听到他们叫卖丹膏丸散的声音，洪亮有力犹如潮剧里的“老生”。他们喊：“缓时药，紧时用，大伙们快来瞧瞧啊！”他们还会喊：“过了这村没那店哪——”据说与我同县的一位走乡药郎因懂得吆喝而大名远扬：“涂藤头，板蓝根，猫毛草，金银花，火煲水食，凉血解毒药效好……”人们于是放下手头的活计跑去围观、看病、求药，赶墟似的热闹。

在清代或者民国，走乡药郎就是穷人们的“救星”，所获赞誉甚多。关于走乡药郎的传说，很能反映出他们一些救死扶伤的事迹，以及当时在百姓眼中的地位，民俗家的文章里也时有提及。譬如有个叫林含铃的郎中，平时卖些草药根及丹膏丸散，说得好听叫济世救人，说不好听叫挣些微利度三餐。这种终日奔波的生活，年轻力壮时尚可，随着年纪的增长，精力渐渐不济，只希望找个固定的地方以结束这种“云游”的日子。有天夜里，他梦见一位仙翁提醒他，“绳断囊掉之地，便是你艰苦创业之地”。一天，他行至隆都鹊巷村卢厝时，忽然绳断囊掉，药物抛撒一地，便借凑些银钱，在卢厝置地创办“长安堂”药材铺，并将扁担及药囊悬挂于前堂的横梁之上，以证明神仙梦授之说不虚，从而给自己的行医生涯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。这样的“广告”比哪个名人代言都管用，毕竟谁也没有像神仙那样具有恒久的魅力。

家乡还流传一对师徒的故事，也似乎与如何施用青草药有关。开头是老郎中颇得声名，后来却慢慢地输给自己的徒弟。老郎中不解，同样都开那几味药，为何对方的疗效更加显著？经暗地里打听方弄明白，让老郎中自叹弗如的不是什么医术，而是徒弟“手门硬”，狠得下心加大药量。

世人大多只求疗效，很少顾及用药伤不伤身，这就好比当下的医生，一感冒就给病人开抗生素让他打点滴。

在西医大行其道的今日，潮汕平原笃信青草药功效的仍大有其人，他们不仅拿青草药调剂身体解除病痛，还将它当成汤料，煲出一道道靓汤。而那些代代相传的做粿食粿传统，实际上也是一种食疗。人们在不同的时节里，将鼠曲草捣烂和粉做成了“鼠曲粿”；将“鸡屎藤”捣烂和粉做成了“青叶粿”；将捣碎的黄栀子滤出黄色药液，和粉做成了“栀粿”……既能享受美味，又不用蹙起眉头去喝苦涩的凉茶。还有一些食肆酒家，拿那些不苦不涩的青草药煲出凉茶供客人饮用，既贴心又符合饮食健康的新理念。此种方式对于潮汕人甚至广东人来说，早就习以为常，而对于外地人，常会发出诸如潮汕人在宴席上不忘喝中药之类的惊叹。

再说过去的郎中，除了给病人诊断施药，还多多少少会念些真真假假的祛病“神咒”。比如帮孩子拔掉卡喉的鱼骨，还要郑重其事地在他头顶摩挲几下轻声哼唱：“小小鱼刺，见药就化，小小鱼骨，见咒就脱……”如今看来，咒语对病人的确能够起到心理抚慰的作用。还有更神奇的，过去要是哪个孩子得了“猪头肥”，也就是腮腺炎，大人就会请来一位属虎的老爷子，掂起毛笔饱蘸墨汁，煞有介事地在孩子红肿的腮帮上画圈儿，再朝里面写个大大的“虎”字。据说虎咬猪，第二天孩子的脸果然消肿，真不知是啥道理，有人说墨汁里含有消炎解毒的药物元素，我一直将信将疑。

渝南行

○ 李亚军

穿过秦岭隧道，色彩马上亮了起来。黄叶滑到山脚，红叶爬上半山。车子不停地从隧道钻出来，拱形的画框里，山色徐徐而来。再向前，山不高，雾渐浓。瀛湖上，白雾碧水，宛如仙境。进入隧道，竟有回到人间之感。

开州界山势险峻，翠绿如碧。正陶醉于大山大水的壮阔，看到“刘伯承故居”的牌子，赶紧驶下高速。适逢周一，大门紧闭。与工作人员一番交涉，用霜鬓老兵的朝拜心意，叫开了大门。神情凝重，缓步上坡，走进刘家院子，隔窗看过一个个老屋。转身，看着汉丰湖，还有坡前那两棵老树，不禁在想，当年，十九岁的他，不知怎样一步一步走了出去。



豆包 AI 生成图

车到万州，道路与长江并行，沿着它一路向前。经过丰都时，崔哥说，四十年前，他到这里接兵，前后待了一个月。没事时，就坐在江边，看江上行船，听艄公号子。回味了一小会儿，他补上一句，说巴渝人祖祖辈辈能吃苦，山水压根困不住。

进入涪陵界，山坡变缓，上面散落的房子明显增多。透过一晃而过的车窗，看到房前屋后，一片又一片的农田，被人精心打理。有的只有席子那么大，一看就是从石头缝里刨出来的。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江面泛着灰白，大船兀自前行。两岸灯火渐多，或者点点成行，或者密密成片，或者高低错落。灯火里有各家的温暖，也在催游人早点安歇。

细雨窸窣，夜船低吟。睡了一个好觉，早六点起床。撩开窗纱，天色如墨，江面微明。想出门，外边下雨，只好坐在大窗前，看着江面烟雨朦胧。一杯普洱茶下肚，不觉间哼了一句：寻常一样窗前雨，才有山水便不同。妻子像长了天眼，说一定是又坐在房子里看景吟诗。“打一把伞，到雨中走一走，去感受另一种不同。”

下楼，踩着积水，绕古城墙遗址，拾级上到锦绣广场。长江从左侧奔来，乌江从右手汇入。细看面前的江水，从一样的青山中走出，一样的绿水，一样的细纹，浑然一体，难分彼此。一只小舟划过，江水泛出雪白。听到叫声，才看到江面有小鸟，贴着水面翻飞，翅膀隐在波浪中。是一只灰鹭，它伸出长腿，落在水道中间的航标船上。

江边有吹笛的长者，伴着音乐，一位中年女士翩翩起舞。大榕树下，有一个青铜雕塑，三个人合力，在给架子上挂着什么。我想起小时候的挂玉米，却分不清这一串又一串的疙瘩是什么。百度方知，是挂榨菜。这才想起，涪陵是榨菜之乡。

回到酒店，吃了一碗当地的油醪糟。珍珠小丸子，煮在黑米粥里。盛一小碗，再放些枸杞、红枣、花生、葡萄干等。尝了一口，酸酸甜甜，咀嚼起来，有软有硬。再盛第二碗时，发现旁边有说明，先放上小配料，再浇上油醪糟，泡一会儿更好吃。懂吃的人，总是这么热心，唯恐别人吃不好。

九点钟，参观白鹤梁水下博物馆。秦岭石门附近，刻在石头上的文字，原为记录筑路事迹。没想到，这些字本身成了稀世珍品。无独有偶，长江水边，一道石梁，水位下降时会露出水面，被人在上面写写画画。有人画鱼，用鱼的眼睛来标定水位；有人记事，记录水涨水落与年景的关系；有人则附庸风雅，借此展示诗情画意。石刻让这道石梁成了宝，三峡水库修建之前，先被保护了起来。

乘坐四十米长的扶梯缓缓进入地下，再通过九十米长的隧道，到达江底。透过一个个小舷窗，隔着被过滤的江水，可以看到石梁石刻的真容。白鹤不能飞至，石鱼不会再现，人却可以走下来，隔着时空，一窥“涪翁来”的谐趣，感叹“去者已去，来者又来”的热闹。

一群游客走后，四下异常静谧，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千里奔波，穿山过江，跳跃的心绪，在这里变得又轻又静。

细雨中再出发。一路向南，群山连绵，云雾缭绕。在一个名叫白露的山前，眼前白茫茫一片，车子像冲进一团白絮。紧张之中，我没有看清，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地方，离开了重庆界。也没有估算，从北到南，在重庆境内走了多少里。水雾稍淡时，看到大山变成丘陵，路边的房子也变了形制。这才意识到，进入贵州界了。

下午五点，到达平坝某个角落。开门进屋，崔哥忙着收拾，我一边看着窗外的落叶，一边在想，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”：从来没想过，会在这个遥远的桃源小镇，安静地待上几天。

墨耘·曾广闲文专栏

假作真时真亦假（5）

○ 墨　耘

于是，真品被边缘化，假货大行其道——不是假货打败了真品，而是人们对“真”的标准已经彻底颠倒。

其次是“指鹿为马”式的权威扭曲。当一种错误的认知成为主流，掌握话语权的人便可以随意定义什么是“真”。某位权威说“这件仿品很有古意”，众人便纷纷附和；某位专家说“金黄色不对，铜锈色才对”，便没有人敢质疑。事实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在说话。于是，鹿可以被指为马，金黄色可以被指为“假”，铜锈色可以被指为“真”——权力覆盖了真实，集体的盲从取代了个体的判断。

再次，它对社会层面的影响会深入到个体，体现出达克效应的特征——“不识假而作假”。那些最热衷于仿古的人，以为锈色就是青铜的基因。他们不知道，锈是时间写给器物的遗嘱，不是出厂设置；不知道绿锈底下，曾经有光。他们把锈做得天衣无缝，便以为自己已经骗过了天下；其实连自己仿的对象本是金的还是绿的，都不曾真正知晓。他们之所以还能骗到人，是因为买家、藏家、鉴定师，都在同一个误解里彼此确认——他们共同守卫的，是一个关于“真”的集体幻觉。

卖哈密瓜的姑娘

○ 王丛飚

几年前，在八卦二路东头绿化地边上，有个卖哈密瓜的摊位，卖瓜的是位年轻漂亮比较瘦弱的姑娘。那阵我一直坚持上下班走路，而八卦二路东头又是我的必经之路。我不知道那姑娘在那摆摊设点多久了，对路边的摊档我从来也没有注意过。

那天，我下班经过那里，忽然一个银铃般的声音传来：“老板，吃瓜吗？又香又甜。”我抬头一看，正好与那个姑娘火热的目光碰在一起。这不是我中学的同学海燕吗？我忽然一愣，脚步自然而然地停了下来。啊！真是太像了，那瘦弱的身材，那双明亮有神的眼睛，还有那极其相似的声音。

“这，干净吗？”我指着那插入竹筷的、去了皮、被水冲洗过的哈密瓜块问。

“绝对干净，不信我重开一个削给你。”说着，她十分老练地从身边的塑料桶里捞起一个瓜，麻利地削起来。一眨眼工夫，她削好了，递了一块给我。我平时从不光顾这些无牌无证的摊档，可那天我不知不觉地进了那姑娘的“局”。瓜的确又香又甜，我边吃瓜，边和那姑娘聊了起来。

“你这是乱摆摊，城管是要抓的，知道吗？”我笑着说。

“知道，可没办法呀！能多赚点就赚点。”她一脸的无奈。

“去打工嘛！找份工作干，堂堂正正地赚钱，这能赚个什么钱？城管一来你就跑，弄不好摊给砸了，再罚点款，老本还得亏呢！”我说。

“是呀！我现在在一家电子厂上班，可那点工资不够，所以下班了就来卖瓜，运气好了半天也能赚二三十呢！”她说着，一脸的兴奋。

“你一个人赚一个人花，还不够吗？”我问她。

“要是那样就好啦！我一个月三百块生活费就够了，可我弟弟上大学要钱，家里也要钱，只能省吃俭用，再想点别的办法弄点钱呢！”

“唉！你真了不起！”我叹息了一声，禁不住赞叹起姑娘来。

“再给我一块，这瓜还真不错！”我又要了一块。

“没办法，生活逼的。”她边说边递瓜给我。

“你是哪里人？”我问。

“四川广安的。”

“哟，是小平同志家乡的。”我说。

“是呀！我们都是托他老人家的福，才出来打工的，否则守着老家那几亩地早就饿死了！”我看着她那既熟悉又陌生的脸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欢欣和宽慰，那姑娘自然不知道也无法觉察，她在一旁看着我香甜地吃着哈密瓜。我们俩的目光不期而遇，她羞涩地避开了我那近乎贪婪的直视，我则暗暗地欢喜着。

“多少钱？”我边吃边问。

“两块钱一条，一共四块钱！”她比画着。

我掏出一张五元的纸币给她说：“不用找了！”

“那怎么行呢！”她硬是从兜里掏出一元的硬币给我。

我将硬币往她摊上一扔，转身就走。

“那欢迎你明天再来吃！”姑娘冲我挥了挥手说。

“好的！”我也冲她挥了挥手，情不自禁地、甜蜜地笑了。

海燕是我上中学时的同学，那阵我们都十分狂热地爱看小说，她也是个小说迷，我们经常交流读后感，所以彼此息息相通。加上她长得漂亮，人又温柔，便成了我心中的女神。可后来我下乡插队了，她也随着她父亲的部队转到了别处，从此再也没了消息。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一个卖哈密瓜的姑娘竟然和她长得一模一样。就这样，几乎每天下班经过那里，我都要去吃上一块哈密瓜，与那姑娘聊上几句，然后开开心心地回家。那姑娘带给我无法言喻的快乐，她平息了我对旧友的强烈思念。

渐渐地，她告诉了我很多。她家有六口人，爷爷、婆婆，还有患有风湿病的父亲，母亲和弟弟。全家全靠她和她母亲挣钱。她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把弟弟供出来，然后自己开个服装店。她姓杨，名叫小芳，高中毕业。我说我是半个四川人，于是她就称呼我为老乡。她瘦弱却很坚强，她热情却不阿谀，她大方却不做作。她成了我心中的又一个女神！

时间不久，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那天，我下班回家，老远就看见一群人在那里围观，我连忙跑过去，只见一群城管执法人员正在砸小芳的哈密瓜摊，小芳被两个人推着走向停在一边的执法车。

“小芳！”我禁不住叫了她一声。

小芳立即转过身来，朝我挥了挥手喊道：“老乡，没事的！”径直上了车。车一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我呆在那里，想走，脚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；我想诅咒，却不知道诅咒谁，是那些城管执法人员吗？可他们并没有错啊！我茫然了。脑海里又浮现出瘦弱的小芳以及她的白里透黄的哈密瓜。